

# 語絲

期二十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從胡鬚說到牙齒

魯迅

一縷吶喊，纔又記得我曾在中華民國九年雙十節的前幾天做過一篇頂髮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罷，那時是語絲出世未久，我又曾爲牠寫了一篇說胡鬚。實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釗之所謂「每况愈下」了，——自然，這一句成語，也並不是章士釗首先用錯的，但因爲他既以擅長舊學自居，我又正在給他打官司，所以說我在他身上。當時就聽說，——或者也是時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就憤慨過，以爲從胡鬚說起，一直說下去，將來就要說到屁股，則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報一樣了。爲什麼呢？這須是熟精今典的人們才知道，後進的「束髮小生」是不容易了然的。因爲晶報上曾經登過一篇太陽曬屁股賦，屁股和胡鬚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說此部，即難免不說彼部，正如看見洗臉的人，敏捷而聰明的

學者即能推見他一直洗下去，將來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 *scutellaria* 者，爲防微杜漸起見，應該在背後給一頓奚落的；——如果說此外還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竊聞之：歐美的文明人諱言下體以及和下體略有淵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爲中心而畫一正圓形，則凡在圓周以內者均在諱言之列；而圓之半徑，則美國者大于英。中國的下等人是不諱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諱，所以雖是公子而可以名爲黑臀諱之始，不知在什麼時候；而將英美的半徑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間或更在其上，則昉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銳敏了之故罷，向來就很嬌氣，什麼也給他說不得，見不得，聽不得，想不得。道學先生于是乎從而禁之，雖然很像背道而馳，其實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們還是一看見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塚就要做詩。我現在雖然也弄弄筆墨做做白話文，但才氣却彷彿早經註定是該在「水平線」之下似

的，所以看見手帕或荒塚之類，倒無助于中；只記得在解剖室裏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屍體上動刀的時候，可似乎略有做詩之意，——但是，不過「之意」而已，並沒有詩，讀者幸勿誤會，以爲我有詩集將要精裝行世，傳之其人，先在此預告。後來，也就連「之意」都沒有了，大約是因爲見慣了的緣故罷，正如下等人的說慣一樣。否則，也許現在不但不敢說胡鬚，而且簡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論」或「天地玄黃賦」便不屑做。遙想土耳其革命後，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麼下等的事？嗚呼，她們已將嘴巴露出，將來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雖然有人數我爲「無病呻吟」黨之一，但我以爲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夠明白底細的。倘沒有病，誰來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經有了呻吟病了，無法可醫。！

## 本日期錄

從胡鬚說到牙齒	魯迅
謬論的謬論	林語堂
花爆	馮文炳
大黑狼的消息	谷萬川 周作人
語絲的文體	伏園

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白胡鬚直至屁股等輩，倘使相安無事，誰愛去紀念牠們；我們平居無事時，從不想到自己的頭，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頭顱誰斫」，「髀肉」又說下去了，尙希紳士淑女恕之「復生」的時候，是早已別有緣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評家們曰：「無病」。我實在羨羨他們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間的毫毛，向來不很發禿，所以也沒有人引為題目，來呻吟一通。頭髮便不然了，不但白髮數莖，能使老先生攪鏡慨然，趕緊拔去；清初還因此殺了許多人。民國既經成立，辮子總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將來要翻出怎樣的花樣來，但目下總不妨說是已經告一段落。于是我對於自己的頭髮，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應否剪髮的問題呢，因為我並不豫備製造桂花油或販賣燙髮；事不干己，是無所容心于其間的。但到民國九年，寄位在我的寓裏的一位小姐考進高華女子師範學校去了，而她是剪了頭髮的，再沒有法可梳盤龍髻或S髻。到這時，我纔知道雖然已是民國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視剪髮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視剪髮的男子相同；校長M先生雖被天奪其魄，自己的頭頂禿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為女子，頭髮可繫千鈞，示意要她留起。設法去疏通了幾回，沒有效，連我也聽得麻煩起來，于是乎「感慨係之矣」了，隨口呻吟了一

篇頭髮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後來竟居然並不留長，現在還是蓬蓬鬆鬆的在北涼道上走。

本來，也可以無須說下去了，然而連胡鬚樣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情，要時時想到的。胡鬚的有無，式樣，長短，我以為除了直接受着影響的人以外，是毫無容喙的權利和義務的，而有些人們偏要越俎代謀，說些無聊的廢話，這真和女子非梳頭不可的教育，「奇裝異服」者要抓進警廳去辦罪的政治一樣離奇。要人沒有反撥，總須不加刺激；鄉下人捉進知縣衙門去，打完屁股之後，叩一個頭道「謝大老爺！」這情形是特異的中國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週年，我的牙齒又發生問題了，那當然就要說牙齒。這回雖然並非說下去，而是說進去，但牙齒之後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腸，直腸，和喫飯很有相關，仍將為大雅所不齒；更何況鄰近還有膀胱呢。嗚呼！

3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歷之重九，民國為主張關稅自主，游行示威了但巡警却斷絕交通，至于發生衝突，據說兩面「互有死傷」。次日，幾種報章，社會日報，世界日報，輿論報，世報，順天時報（等）的新

聞中就有這樣的話：——

「學生被打傷者，有吳興身（第一英文學校）。頭部刀傷甚重……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其他尙未接有報告。……」

這樣還不夠，第二天，社會日報，輿論報，黃報，順天時報又道：——

「……遊行羣衆方面，北大教授周樹人（即魯迅）門牙確落二個。……」

輿論也好，指導社會機關也好，「確」也好，不確也好，我是沒有修書史正的閒情別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許多學生們，次日我到L學校去上課，缺席的學生就有二十餘，他們想不至于因為我被打落門牙，即以爲講義也跌了價的，大概是豫料我一定請病假。還有幾個嘗見和未見的朋友，或則面問，或則函問；尤其是朋其君，先行肉薄中快醫院，不得，又到我的家裏，目視門牙無恙，這纔重回東城，而「昊天不弔」，竟刮起大風來了。

倘使我真被打落兩個門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頓學風」者和其黨徒之氣能；或者算是說了胡鬚的報應，——因為有說下去之嫌，所以該得報應，——依博愛家言，本來也未始不是一舉兩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場。我之所以不到場者，並非遵了胡適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裏用功，也不是從了江紹原教授的忠告



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遺訓正在「救出自己」；慚愧我全沒有做那些大工作，從實招供起來，不過是整天躺在窗下的牀上而已。爲什麼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門牙，却是一「確落二個」的。

4

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病，如果牙齒健全的，決不會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見他歪着嘴角吸風，模樣着實可笑。自從盤古開闢天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現在雖然很有什麼「西法鑲牙補眼」的了，但大概不過學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論，以中國自家的牙醫而論，只有幾個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貴不可言。至于窮鄉僻壤，却連皮毛家也沒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醫好，怕只好去叩求城隍土地爺爺罷。

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並非故意和牙齒不痛的正人君子們立異，實在是一「欲罷不能」。聽說牙齒痛的性質的好壞，也有遺傳的，那麼，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爲他牙齒也很壞。于是或蛀，或壞，……終於牙齒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並無牙醫。那時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謂「西法……」也者，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

「驗方」都不驗。後來，一個善士傳給我一個秘方：擇日將栗子風乾，日日食之，神效。應擇那一日，現在已經忘却了，好在這秘方的結果不過喫栗子，隨時可以風乾的，我們也無須再費神去查考。自此之後，我纔正式看中醫，服湯藥，可惜中醫彷彿也束手了，據說這就叫「牙損」，難治得很呢。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帶斥責我說，因爲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生能有什麼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他給我刮去了牙後面的所謂「齒涎」，這纔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我後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牠說，齒是屬於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纔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牠們在這里這樣誣陷我。到現在，即使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爲他們就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還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先生的文才，也許因此可以寫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續集。然而豈但沒有而已麼，遭難的又是自家的牙齒，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單，是不大

合式的，雖然所有文章，幾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辯護。現在還不如邁開大步一跳，一徑來說「門牙確落二個」的事罷：——

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最主張尊孔。做了離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時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兩年。自此以來，相承不廢，但也因秉政者的變換，儀式上，尤其是行禮之狀有些不同：大概自以爲維新者出則西裝而鞠躬，尊古者與則古裝而頓首我曾經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爲「區區」，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但屆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執事。執事者，將所謂「帛」或「爵」遞給鞠躬或頓首之諸公的聽差之謂也。民國十一年秋，我「執事」後坐車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氣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帶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裏的。那車夫，我相信他是因爲瞌睡，胡塗，決非章士釗黨；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謂「非常處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裏，來不及抵按，結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爲犧牲了。于是無門承而講書者半年，補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現在使用其君一見放心，釋然回去的兩個，其實却是假的。

孔二先生說，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這話，我確是曾經讀過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兩個門牙，藉此能給若干人們從旁快意，「痛快」，倒也毫無吝惜之心。而無如門牙，只有這幾個，而且早經脫落何？但是將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願意的事，因有些事情，我還要說真貴，便只好將別人的「流言」抹殺了，雖然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無損于己者為限。准此，我便順手又要將章士釗的將後事拉成前事的胡塗賬揭出來。

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但是，先前總算是為「公」，現在却像憎惡中醫一樣，彷彿也挾帶一點私怨了，因為他「無故」將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經說過：我正在給他打官司。近來看見他的古文的答辯書，很斤斤于「無故」之辨，其中有一段：——

「……又該偽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係有意抗拒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執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為委員，係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

在十二日。豈預先知將舉樹人為委員而先為免職之罪名耶？……」

其實，那些什麼「答辯書」也不過「中國」的胡牽亂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釗未必一定如此胡塗；假使真只胡塗，倒還不失為胡塗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說過：「輓近政治。內包甚複。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于迹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則與其聽他說政法，談邏輯，實在遠不如看太陽曬屁股賦，因為欺人之意，這些賦裏倒沒有的。

離題愈說愈遠了：這并不是我的身體的一部份。現在即此收住，將來說到那里，且看民國十五年秋罷。（十月三十日。）

### 謬論的謬論

林語堂

在中國枯燥的生活中有兩類常願意變把戲給我們看的東西，這兩類東西，他們是很有幽默性的，他們不但很舒服很得意的，他們並且希望別人家同他們一樣得意。他們自然是樂觀的那不用說了，這並不是他們的錯處，我們要提出抗議的就是他們要強迫我們心地不同的人跟他們一樣舒服樂觀。但是因為他們的舒服是真的，快樂是真的，所以不能不引起我們不舒服的人有時候跟他同情，而且因為在四面楚歌之

時竟有人敢唱起空城計來，就使不足以鼓起我們的勇氣，也至少可以使我们開開心。因此我們不能不至誠摯的至懇切的感激他們。但是我覺得中國果有振興之時，此兩類怪物非放之三危殤之羽山不可。這兩種怪物，不用說的，就是遺老與遺少了。只在未被放殤不以前中華民國裏頭最快活的东西也就是他們了。

### 空城計何以唱不得？

有人問：他們快活也就讓他們快活，何以有誅殤他們之必要？這是根本不明白今日事實的人所必有的懷疑？其實，在四面楚歌時候有人唱空城計讓大街開開心也未嘗不妙。遺老遺少的樂觀若當做玩意看，未嘗不可開開心，因為他有一種風趣，同看瘋人在街中唱打鼓罵曹，或者跟一個渾身纏綿的叫化子竟天嘻笑一樣的神秘，一樣的有研究的滋味。但是倘使有一位戲迷的瘋子不但要去大街上唱他的戲迷曲，並且要強迫全路的行人同他合唱，那就未免有點「擾亂治安」的嫌疑「為法律所不許」的了，也只好送入瘋人院妥當，倘是有人不但躬體力行其樂天主義，並且要勸告全國的青年與他一樣，且美其名曰樂觀，曰不談政治，曰讀書救國，我們却不能不提出反抗，因為果使全國的男女青年能像他們的舒服樂觀，中國的命運也就完了。因為「勿談政治」「閉門讀書」等的美字樣，實不過蓋藏些我們民族的懶惰性



與頹喪性而已，不過是我們中庸知命系統哲學的新解釋，是我們義皇上人嚮壞而歐的新變相——總而言之就是西人所謂『東方文化精神』的新表示而已。況且倘使我們些朋友不願意談政治也可以，要閉門讀書也可以，若必打起口號，說什麼其讀書乃所以救國我們便覺得這是未免太多事了。

### 什麼叫做勿談政治

自從滬案發生以來，遺老與遺少反對學生愛國運動的論調我們也聽夠了。其中種種名目足：動人聽聞的自亦不少，如『罷課是自殺』學生不念書反來愛國『是上了知識階級之當』這些是較粗笨率直，顯然『不負責任』的，但是還有一種表面上較『負責任』較公平，似與學生同情而實非同情，要反對學生而又不肯公然反對學生，所以更可怕的論調，就是『勿談政治』『閉門讀書』『讀書救國』等等。所謂『勿談政治』而可仍舊愛國的人是否因為說者以為中國人能談政治的太多，或是什麼講法，我們自然不易揣摩。我們若再進一步問：是否單單學生不應談政治，或是人人都不應談政治？若是單單學生不應談政治他人却不談政治，則此中的標準何在，要以年限或是以什麼為標準，如未成年的不可談政治，『成人』後才可以談——以政治與學生生理上發育完備為比例，略如娶媳婦一樣，這倒也是一個辦法。如是則古有明

訓男以三十女以二十為限，倒也明確易辨。所難者是幾位三十之的大學留學生而已。或者以畢業為準，畢業以前便是學生，畢業以後才是『國民』或者爽快些說畢業以後才是『人』如此以『學生』與『國民』相對，或者簡直與『人』相對（一種很普通的見解，尤其常見于教育家），但是此解法却又與民國憲法上『國民』二字之法律上解釋相矛盾。據這種教育家的觀察，學生是一種居于特殊地位的社會分子，學堂是學堂，人生是人生，學生『唯一的職務』是閉門念書，『人們』才可以閉門救國。『人們』猶如田雞，學生猶如 tadpole，人們猶如一種燈蛾，學生却只如一種『larva』，這些『拉微啊』而 so, 于未成燈蛾時也只好聽其『拉微啊』而已。所可慮者燈蛾仍舊要由拉微啊變來，倘是未畢業的學生可以『閉門念書』除非 continuity of personality 忽然停止，或者在畢業典禮受什麼神經，神秘的變化，略如蠶繭出殼一樣，何以担保將來的商家一定不閉門營利，何以担保將來的外交官一定不閉門營私，或勾結洋大人，因為這也是他們『唯一的職務』。如此士農工商各盡厥職，上帝自然祝福我們而自然可以中華太平民國歲了。

### 閉門讀書謬論之由來

但是『勿談政治』還有第二個解說，就是不但學生不應談政治，並且人人都不應談政

治，除去官界的人以外。這實在是更大的問題，而不限于局部的學生。這種觀念我們不用說的就是現時政府及名流的主張，政治是官僚的事，是與小百姓無關的。我們須明白這種『勿談政治』的高論不是空空一個學理是與政府的行為態度互相表裏，有這種政府才有這種政治學，有這種政治學才有這種政府。所以要明白勿談政治的真正意義須先明白我們今日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一個國體。我們明白這個政治的背景才能明白這種謬論的由來。

### 中華官國的政治學

我們這回由關稅會議開幕那一天所得最寶貴的啓示就是中華無所謂民國，只有官國而已。這一點的意見並不是我們的新發見，明眼人早已知道中華無論什麼國體，至少總不是民國。無論外交與內治都不是我們國民所應該談的，而談不到什麼根據民意，所謂政治實即是政府諸公的所有物，國憲可由官僚製造，國民會議可由官僚濫充，外交重案更可由官僚自定，甚至官僚赴會議開會，小百姓的道路交通可以隨意斷絕一小時之久，此種現象在我們冒充『民國』已經不為怪了。但是既然連道路也不是小百姓的（但是外國人却走得的）並且在家裏樓上窺看的人尚要被警察廳斥得不露頭面（王府井大街目擊事實）我們不但不懷疑今

日的官僚即昔日之皇帝，『帝國』固然已不存在，『民國』二字亦是贅瘤。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勿談政治的由來及其較廣大的意義。在一個官國裏面提倡民意民治反覺得矛盾，不但為政府所嫉惡且將為士大夫所不容。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勿談政治的學理是中華官國應有的政治學，學理與政府行為是互相團結，自成一系統，分不出那個是因那個是果，實只是中國人對政治消極態度的老根性而已。我們現在可以明白閉門讀書，非真正閉門讀書，是吾人政治消極的護符而已，是中國人古來惡談政治的惡根性的表現，至于提倡這說的人的直接理由，我們可以不管。若由這方面考求，我們才知道談政治與不談政治乃今日吾人的最重要問題。

### 政客官僚談得了政治嗎？

我們還有一個不能免的疑問，就是我們不談政治，誰來談政治？中華官國的官僚自然以為政治是他們該談的，但是中國的政客官僚談得了政治嗎？因為若所謂張三升官李四補缺趙五與王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辮子』的政治官僚固然談得不錯，至于喝白乾揪辮子的『政治』以外官僚似不知政治為何物。政治本有必談與不必談的兩種，不必談的政治固然談的不錯，至于談必的政治除去孫中山 本三民主義以外

在中國裏頭有沒有這個東西，我們還得調查一下吧！

### 政治與精神歐化

我們不但要反對人家的提倡勿談政治主義，我們並且應該積極的提倡，凡健全的國民不可不談政治，凡健全的國民都有談政治的天職，我們須明白所謂勿談政治實只是中國民族已成敗類的一個象徵，勿談政治是中國民族病的態的著現，即中國民族普通惰性的表見，並沒有什麼精深學理。所謂勿談政治即聽天由命中庸哲學之又一變卦，即普通中國母親送小孩入學勸以『勿管閒事』之又一新形，不但政治無關的都不必談。這種事事畏葸消極苟且偷安的態度是否東方文明的特色我們很可以仔細考量一下。中國今日精神所以不興是否為這種東方的消極苟且的精神所束縛，我們也可以自問一下。據這種態度我們可以決定勿談政治之高論，不但在『民國』裏可以以此相戒，等到亡國在大英或日本屬下之時，更當受社會一般歡迎。我會談到精神歐化問題而以『談政治』為足以復興吾民精神『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惰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六條件之一，實在因『早已看出』不談政治』為吾民族畏葸消極之一主要象徵。我們所以反對閉門讀書非真反對閉門讀書實反對閉門讀書之名行閉門睡覺之實我們反

對勿談政治，實不僅反對勿談政治主義，實反對我們信中庸主義（即『永丕生氣』主義）及樂天知命（即『讓你吃主義』）打麻匠的同胞。現引我自己的話為此篇結論（語絲二十三期，給玄同的信）：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大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謂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皮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其實這豈但新月社的怪現象，實只是一張中國普通社會的小照。對了，什麼都可以來，剃頭，洗浴，喝皮酒（且有甚焉者），只不許談政治！此種遺訓應否介紹與全國男女青年，似尚有待研究之必要吧！

### 花爆

馮文炳

#### 一一 幽會

少年 喂，到了，——深夜裏誰也不會到廟門口來。

少女 月亮照得粉牆——你看，那三個字：『觀音庵』，叫人打冷噤！  
少年 大慈大悲的觀世音是保佑你的，我的寶貝！——你在想什麼呢？



少女 我想起那老尼姑，她在媽媽面前總是誇獎我好。

少年 三歲的毛頭兒也誇獎你好哩。

少女 正月我到庵裏來過，但那是太陽高高的在上。

少年 月亮照着多麼孤單呵，彷彿一座墳！

少女 蝦蟆叫得好熱鬧，你聽！

少年 他叫我們不要空談！——這樣是精場時光。

少女 你倒會搭題。

少年 可憐的我的寶貝，雨打了的八哥兒這樣縮瑟着。

少女 我呵——走進了無底的深淵，我的媽媽不能牽我回去。

少年 不要只讓我聞你的頭髮。

少女 媽媽不會解我的衣帶，我自己只對鏡子照過我的臉龐。

少年 我的寶貝，你是我的！——你笑什麼呢！這一笑，好比一陣風，——我是一粒微塵，吹得沒有了。

少女 我笑你是高高的一個騙子手。

少年 你纔會騙哩！你奪去了我的媽媽，有如那新生的姊妹，——他使得你忘記媽媽的奶。

少女 我把你這嘴——

少年 你的眼睛裏是什麼？我的寶貝，這樣要

把我砸碎了。

少女 我願我的淚能照見你的心。

少年 我的心同你的淚一般明。

少女 我的鞋給草濕透了。

少年 但是他不走露你一點聲響。

少女 月亮呵，你也留不住我們的影子。

### 三 詩人

「『色靜深松裏』——」

一下下脚步的清響彷彿隨着露水浸到地底裏去了，有這聲悠揚的歌詠。

這聲音——女人。

不是聲音，不會相信這時節，這所在能有人到，正如人們所說，這裏是藏那不知年代的古墳，——他不分晴雨晝夜，老是那麼高聳。不進到這林裏，將真當他是黑團團的一球哩。

萬松攢植，一片青空裝點了如許雲塊，地下則月光渲染，不定着陰陰明明，長伸在陰明之中，蛇一般的白帶，是亂石子鋪成的通徑，——忽然的斬斷了，不，縱眼望，上入——

「好高的臺階呵！」

樹影掩蓋人影，人動樹影又上到人身；松松之間，牽牛花糾纏殖長，槍白面三三兩兩葉片；落葉驚住了慢步，——已經是站在高台。台的兩角，各有一棵梧桐，葉子是很稀疏

的了。當中一對石獅子，猙獰相顧。再進，磚瓦殘堆，直接到——松林！

分明是安排定這時節，這所在，來襯托這顆心兒，——有點凜然了，圓睜雙眼，回身。

「前——後——這方地，讓我觀月，——那裏石凳！」

右邊梧桐迴去，——是一座日圭！

一綫針影，影射的卻非常時。

「唉——」

這可真動心了，——故宮荒塚，空留他計時日。

石縫裏夾住一紙團！

「這——」

解開袖手，取出，展送眼前——

「我呵，我是一個詩人——」

兩淚盈眶，——落到紙上。

「我望見了我的墳墓，他上面，是青草，我的詩稿在其中。」

「我留下的是女郎的名字，但是我，她們不認識——」

他看，薄薄一張紙會濕透了！——從這晚起，他壓在一幅美麗的枕頭。

更正：前期放牛的孩子第一段「我的這一對奶」係「你的這一對奶」之誤。

# 大黑狼的消息

作人先生：

讀畢語絲第四十二期的菜瓜蛇的故事和四十四期的關於菜瓜蛇的通信，不覺聯想起我鄉——直隸，望都縣——底那個『大黑狼底故事』來。

這個故事傳佈的很廣，據我們鄉裏一位曾經到過江西的老太太說，有一次她在那裏住着，覺着寂寞得不得了，便和一個同院的本地婦人談天。談來談去，便談到這個故事，那本地婦人所說的也正和我們這位老太太所知道的一樣。前天我和一位四川的同班談起來，他說他們鄉裏也有和這個相差不多的故事，只是記不很清楚啦。於此也可見這個故事知道的地方一定很多，不過隨地而異罷了。

在我們鄉裏也各有不同，有的地方叫做『黑沙狼』，但我想『黑沙狼』這個名兒恐不甚講得通，或者係『黑蛇郎』的變音，也說不定。因為在北方不常見蛇這種東西，狼却不少。比如小孩子啼哭不止，大人沒法哄得使他歡喜時，便說：『狼來啦！還啼哭哩！』，却輕易不提及蛇。

我鄉這個大黑狼的故事的後半截兒，幾乎完全和雪林先生底菜瓜蛇的故事相同。不過那只『黑毛小鳥』却變成『八哥兒』——即鸚鵡了；還有用那揭衣杵搗衣的時候，凡是老

狼的衣服便聽見；

『咯達，咯達！兩朵大蓮花！』

凡是大姐的衣服；

『咕咚，咕咚！兩個大窟窿！』

此外別無什麼不同處，茲從略。

二五，九，二十七。谷萬川上。

萬川先生

承錄寄大黑狼故事的上半，後來又將下半補抄寄來，很是感謝。我看那故事實在是在兩篇，是別一種類的，下半在我的鄉間叫作『蛇郎』，上半叫作『老虎外婆』，單獨流行，不相連屬。大黑狼在上半是一個惡人，所以掉下井去了，但在下半却是一個戀人，即使是一個很笨的戀人，他終于找到他的故妻。大約因為都是講狼的，後人便把這兩篇連在一起，其實是脈絡不相通的；但現在通行的既是這個形式，我們自然也應當保存牠的原相。來稿記錄得極好，只因篇幅稍長，要略遲幾時能登出。十月十日，周作人。

## 語絲的文體

伏園

啓明先生：

語絲並不是在初出時有若何的規定，非怎樣怎樣的文體便不登載。不過同人性質相近，四五十期來形成一種語絲的文體。昨日話會

上，林玉堂先生主張擴大範圍，連政治社會種種大小問題一概都要評論，這話初看起來似乎主張略改語絲的體例，我看實際不然。語絲同人對於政治問題的淡漠，只限於那種膚淺的紅臉打進黑臉打出的政治問題，至于那種替政治問題做背景的思想學術言論等等問題還是比別人格格外留意的。說得加重一點，倒是語絲同人最熱心於談政治，那種紅臉打進做一條評論，黑臉打出再做一條評論的人們纔真淡漠于談政治呢。

所以林先生所云，只是語絲內容的擴大，與語絲文體無涉；進一步說，即連文體也一氣擴大了，我還是贊成林先生的批評。因為仍是開首那句話，我們最尊重的是文體的自由，並沒有如何規定的。四五十期以來的漸漸形成的文體，只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既是自然的趨勢，那麼漸漸轉移也是無礙。

我想先生的主張一定與我是一樣的。先生一定說：那一位愛談政治，便談政治好了，那一位愛談社會，便談社會好了；至於有些人以為某種文體才合於語絲，語絲不應登載某種文體，都是無理的誤會。我是主張擴大範圍的一個人，至少是內容的擴大；可惜的是我近來文思太拙，自從那篇『膾炙人口』的親送語絲記以後還沒有動過。不過以今天為始，或者要多嚼些舌了，題目還是那篇久懸未作的『代萬羽答代快郵』。

十月二十七日，伏園。